

第四十一回

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

话说楚将斗越椒与小将军成大心，不去追赶祁瞒，竟杀入中军，越椒见大将旗迎风飘扬，一箭射将下来。晋军不见了帅旗，即时大乱。却得荀林父、先蔑两路接应兵到，荀林父接住斗越椒厮杀，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厮杀。成得臣麾军大进，攘臂大呼曰：“今日若容晋军一个生还，誓不回军！”正在施设，先轸、郤溱兵到，两下混战多时。栾枝、胥臣、狐毛、狐偃一齐都到，如铜墙铁壁，围裹将来。得臣方知左右二军已溃，无心恋战，急急传令鸣金收军。怎当得晋兵众盛，把楚家兵将分做十来处围住。小将军成大心一枝画戟，神出鬼没，率领宗兵六百人，无一以当百，保护其父得臣，拼命杀出重围。不见了斗越椒，复翻身杀人。那斗越椒乃是子文之从弟，生得状如熊虎，声若豺狼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精于射艺，矢无虚发。在晋军中左冲右突，正寻觅成家父子。恰好成大心遇见，说：“元帅有了，将军可快行！”两个遂合做一处，各备神威，复救出许多楚军，溃围而出。

晋文公在有莘山上，观见晋兵得胜，忙使人叫先轸传谕各军：“但逐楚兵出了宋、卫之境足矣，不必多事擒杀，以伤两国之情，负了楚王施惠之意。”先轸遂约住诸军，不行追赶。祁瞒违令出战，囚于后军，伺候发落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避兵三舍为酬恩，又诚穷追免楚军；

两敌交锋尚如此，平居负义是何人？

陈、蔡、郑、许四国，损兵折将，各自逃生，回本国去了。

单说成得臣同成大心、斗越椒出了重围，急投大寨。前哨报：“寨中已竖起齐、秦两家旗号了！”原来国归父、小子愁二将杀散楚兵，据了大寨，辎重粮草，尽归其手。得臣不敢经过，只得倒转从有莘山后，沿睢水一路而行。斗宜申、斗勃各引残兵来会。行至空桑地面，忽然连珠炮响，一军当路，旗上写“大将魏”字。魏犇先在楚国独制獬豸，楚人无不服其神勇，今日路当险处，遇此劲敌，那残兵又都是个伤弓之鸟，谁人不丧胆消魂！早已望风而溃了。斗越椒大怒，叫小将军保护元帅，奋起精神，独力

拒战。斗宜申、斗勃也只得勉强相帮。魏犇力战三将，水泄不漏。正在相持，忽见北来一人，飞马而至，大叫：“将军罢战，先元帅奉主公之命：‘放楚将生还本国，以报出亡时款待之德。’”魏犇方才住手，叫军士分开两下，大喝：“饶你去！”得臣等奔走不迭，回至连谷，点检残军，中军虽有损折，尚十存六七；其申息之师，分属左右二军者，所存十无一二。哀哉！古人有吊战场诗云：

胜败兵家不可常，英雄几个老沙场？
禽奔兽骇投坑阱，肉颤筋飞饱剑铎。
鬼火荧荧魂宿草，悲风飒飒骨侵霜。
劝君莫羨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命亡！

得臣大拗曰：“本图为楚国扬万里之威，不意中晋人诡谋，贪功败绩，罪复何辞？”乃与斗宜申、斗勃俱自囚于连谷，使其子大心率领残军，去见楚王，自请受诛。

时楚成王尚在申城，见成大心至，大怒曰：“汝父有言在前：‘不胜甘当军令。’今又何言？”大心叩头曰：“臣父自知其罪，便欲自杀，臣实止之；欲使就君之戮，以申国法也。”楚王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兵败者死。诸将速宜自裁，毋污吾斧钺！”大心见楚王无怜赦之意，号泣而出，回复得臣。得臣叹曰：“纵楚王赦我，我亦何面目见申息之父老乎？”乃北向再拜，拔佩剑自刎而死。

却说芡贾在家，问其父芡吕臣曰：“闻令尹兵败，信乎？”吕臣曰：“信。”芡贾曰：“王何以处之？”芡吕臣曰：“子玉与诸将请死，王听之矣。”芡贾曰：“子玉刚愎而骄，不可独任；然其人强毅不屈，使得智谋之士以为之辅，可使立功。今虽兵败，他日能报晋仇者，必子玉也，父亲何不谏而留之？”吕臣曰：“王怒甚，恐言之无益。”芡贾曰：“父亲不记范巫裔似之言乎？”吕臣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芡贾曰：“裔似善相人，主上为公子时，裔似曾言：‘主上与子玉、子西三人，日后皆不得其死。’主上切记其言，即位之日，即赐子玉、子西免死牌各一面，欲使裔似之言不验也。主上怒中，偶忘之耳。父亲若言及此，主上必留二臣无疑矣。”吕臣即时往见楚王，奏曰：“子玉罪虽当死，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，可以赦之。”楚王愕然曰：“岂非范巫裔似之故耶？微子言，寡人几忘之矣！”乃使大夫潘圻同成大心乘急传宣楚王命：“败将一概免死！”比及到连谷时，得臣先死半日矣，左师将

军斗宜申悬梁自缢，因身躯重大，悬帛断绝，恰好免死命至，留下性命。斗勃原要收殓子玉、子西之尸，方才自尽，故此亦不曾死。单死了个成得臣，岂非命乎？潜渊居士有诗吊之云：

楚国昂藏一丈夫，气吞全晋挟雄图。

一朝失足身躯丧，始信坚强是死徒。

成大心殡殓父尸。斗宜申、斗勃、斗越椒等，随潘尪到申城谒楚王，伏地拜谢不杀之恩。楚王知得臣自杀，懊悔不已。还驾郢都，升芈吕臣为令尹，贬斗宜申为商邑尹，谓之商公，斗勃出守襄城。楚王转怜得臣之死，拜其子成大心、成嘉俱为大夫。令尹子文致政居家，闻得臣兵败，叹曰：“不出芈贾所料！吾之识见，反不如童子，宁不自羞！”呕血数升，伏床不起。召其子斗般囑曰：“吾死在旦夕，惟有一言囑汝：汝叔越椒，自初生之日，已有熊虎之状，豺狼之声，此灭族之相也。吾此时曾劝汝祖勿育之，汝祖不听。吾观芈吕臣不寿，勃与宜申皆非善终之相，楚国为政，非汝则越椒。越椒傲狠好杀，若为政，必有非理之望，斗氏之祖宗其不祀乎？吾死后，椒若为政，汝必逃之，无与其祸也。”般再拜受命，子文遂卒。未几，芈吕臣亦死。成王追念子文之功，使斗般嗣为令尹，越椒为司马，芈贾为工正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晋文公既败楚师，移屯于楚大寨。寨中所遗粮草甚广，各军资之以食，戏曰：“此楚人馆谷我也。”齐、秦及诸将等，皆北面称贺。文公谢不受，面有忧色。诸将曰：“君胜敌而忧，何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子玉非甘出人下者，胜不可恃，能勿惧乎？”国归父、小子憇等辞归，文公以军获之半遗之，二国奏凯而还。宋公孙固亦归本国，宋公自遣使拜谢齐、秦。不在话下。

先轸囚祁瞒至文公之前，奏其违命辱师之罪。文公曰：“若非上下二军先胜，楚兵尚可制乎？”命司马赵衰定其罪，斩祁瞒以徇于军，号令曰：“今后有违元帅之令者，视此！”军中益加悚惧。大军留有莘三日，然后下令班师。行至南河，哨马禀复：“河下船只，尚未齐备。”文公使召舟之侨，侨亦不在。原来舟之侨是虢国降将，事晋已久，满望重用立功，却差他南河拘集船只，心中不平。恰好接得家报，其妻在家病重，侨料晋、楚相持，必然日久，未必便能班师，因此暂且回家看视。不想夏四月戊辰，师至城濮，己巳交战，便大败楚师，休兵三日，至癸酉大军遂还，前后不过六日，晋侯便至河下，遂误了济河之事。文公大怒，欲令军士四下搜捕民船。先轸

曰：“南河百姓，闻吾败楚，谁不震恐？若使搜捕，必然逃匿。不若出令以厚赏募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才悬赏军门，百姓争舣船应募，顷刻舟集如蚁，大军遂渡了黄河。文公谓赵衰曰：“曹、卫之耻已雪矣，惟郑仇未报，奈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君旋师过郑，不患郑之不来也。”文公从之。

行不数日，遥见一队车马，簇拥着一位贵人，从东而来。前队栾枝迎住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答曰：“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。闻晋侯伐楚得胜，少安中国，故天子亲驾銮輿，来犒三军，先令虎来报知。”栾枝即引子虎来见文公。文公问于群下曰：“今天子下劳寡人，道路之间，如何行礼？”赵衰曰：“此去衡雍不远，有地曰践土，其地宽平，连夜建造王宫于此，然后主公引列国诸侯迎驾，以行朝礼，庶不失君臣之义也。”文公遂与王子虎订期，约以五月之吉，于践土候周王驾临。子虎辞去。

大军望衡雍而进，途中又见车马一队，有一使臣来迎，乃是郑大夫子人九，奉郑伯之命，恐晋兵来讨其罪，特遣行成。晋文公怒曰：“郑闻楚败而惧，非出本心，寡人俟觐王之后，当亲率师徒，至于城下。”赵衰进曰：“自我出师以来，逐卫君，执曹伯，败楚师，兵威已大震矣。又求多于郑，奈劳师何？君必许之。若郑坚心来归，赦之可也；如其复贰，姑休息数月，讨之未晚。”文公乃许郑成。大军至衡雍下寨，一面使狐毛、狐偃帅本部兵，往践土筑造王宫；一面使栾枝入郑城，与郑伯为盟。郑伯亲至衡雍，致饩谢罪。文公复与歃血订好。话间，因夸美子玉之英勇。郑伯曰：“已自杀于连谷矣。”文公叹息久之。郑伯既退，文公私谓诸臣曰：“吾今日不喜得郑，喜楚之失子玉也。子玉死，余人不足虑，诸卿可高枕而卧矣！”髡翁有诗云：

得臣虽是莽男儿，胜负将来未可知。

尽说楚兵今再败，可怜连谷有舆尸！

却说狐毛、狐偃筑王宫于践土，照依明堂之制。怎见得？有《明堂赋》为证：

赫赫明堂，居国之阳。鬼峨特立，镇压殊方。所以施一人之政令，朝万国之侯王。面室有三，总数惟九。间太庙于正位，处大室于中鬲；启闭乎三十六户，罗列乎七十二牖。左个右个，为季孟之交分；上圆下方，法天地之奇偶。及夫诸位散设，三公最崇。当中阶而列位，与群臣而不同。诸侯东阶之东，西面而北上；诸伯西阶之西，东面

而相向；诸子应门之东而鹤立，诸男应门之西而鹤望。戎夷金木之户外，蛮狄水火而位配。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，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对。朱干玉戚，森耸以相参；龙旗豹韬，抑扬而相错。肃肃沉沉，峦崇壑深。烟收而卿士齐列，日出而天颜始临。戴冕旒以当轩，见八紘之稽颡；负斧戣而南面，知万国之归心。

王宫左右，又别建馆舍数处，昼夜并工，月余而毕。传檄诸侯：“俱要五月朔日，践土取齐。”是时，宋成公王臣、齐昭公潘俱系旧好，郑文公捷是新附之国，率先来赴。他如鲁僖公申，与楚通好；陈穆公款、蔡庄公甲午，与楚连兵，都是楚党，至是惧罪，亦来赴会。邾、莒小国，自不必说。惟许僖公业事楚最久，不愿从晋。秦穆公任好虽与晋合，从未与中国会盟，迟疑不至。卫成公邾出在襄牛，曹共公襄见拘五鹿，晋侯曾许以复国，尚未明赦，亦不与会。

单说卫成公闻晋将合诸侯，谓宁俞曰：“征会不及于卫，晋怒尚未息也。寡人不可留矣！”宁俞对曰：“君徒出奔，谁纳君者？不如让位于叔武，使元咺奉之，以乞盟于践土，君若为逊避而出。天如祚卫，武获与盟，武之有国，犹君有之。况武素孝友，岂忍代立？必当为复君之计矣。”卫侯心虽不愿，到此地位，无可奈何，使孙炎以君命致国于叔武，如宁俞之言。孙炎领命，往楚丘去了。卫侯又问于宁俞曰：“寡人今欲出奔，何国而可？”俞踌躇未答。卫侯又曰：“适楚何如？”俞对曰：“楚虽婚姻，实晋仇也，且前已告绝，不可复往，不如适陈。陈将事晋，又可藉为通晋之地也。”卫侯曰：“不然，告绝非寡人意，楚必谅之。晋、楚将来，事未可定。使武事晋，而我托于楚，两途观望，不亦可乎？”卫侯遂适楚，楚边人追而罾之，乃改适陈，始服宁俞之先见矣。

孙炎见叔武，致卫侯之命。武曰：“吾之守国，摄也，敢受让乎？”即同元咺赴会。使孙炎回复卫侯，言：“见晋之时，必当为兄乞怜求复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君性多猜忌，吾不遣亲子弟相从，何以取信？”乃使其子元角伴孙炎以往，名虽问候，实则留质之意。公子猷犬私谓元咺曰：“君之不复，亦可知矣。子何不以让国之事，明告国人，拥立夷叔而相之？晋人必喜。子挟晋之重以临卫，是子与武共卫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叔武不敢无兄，吾敢无君乎？此行且请复吾君矣。”猷犬语塞而退，恐卫侯一旦复国，元咺泄其言，未免得罪，乃私往陈国，密报卫侯，反说：“元咺已立叔武为君，谋会晋以

定其位。”卫成公惑其言，以问孙炎。孙炎对曰：“臣不知也。元角见在君所，其父有谋，角必与闻，君何不问之？”卫侯复问于元角，角言并无是事。宁俞亦言曰：“咺若不忠于君，肯遣子出侍乎？君勿疑也。”公子歆犬私见卫侯曰：“咺之设谋拒君，非一日矣。其遣子，非忠于君也，将以窥君之动静，而为之备也。若使乞怜于晋，以求复吾君，必辞会而不敢与，如公然与会，则为君信矣。君其察之。”卫侯果阴使人往践土，伺察叔武、元咺之事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弟友臣忠无间然，何堪歆犬肆谗言？

从来富贵生猜忌，忠孝常含万古冤。

却说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，驾幸践土。晋侯率诸侯，预于三十里外迎接，驻蹕王宫。襄王御殿，诸侯谒拜稽首。起居礼毕，晋文公献所获楚俘于王：被甲之马凡百乘，步卒千人，器械衣甲十余车。襄王大悦，亲劳之曰：“自伯舅齐侯即世之后，荆楚复强，凭陵中夏，得叔父仗义翦伐，以尊王室，自文武以下，皆赖叔父之休，岂惟朕躬？”晋侯再拜稽首曰：“臣重耳幸歼楚寇，皆仗天子之灵，臣何功焉？”

次日，襄王设醴酒以享晋侯，使上卿尹武公、内史叔兴策命晋侯为方伯，赐大辂之服，服鸞冕；戎辂之服，服韦弁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，秬鬯一鹵，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宣命曰：“俾尔晋侯，得专征伐，以纠王慝。”晋侯逊谢再三，然后敢受。遂以王命布告于诸侯。襄王复命王子虎册封晋侯为盟主，合诸侯修盟会之政。晋侯于王宫之侧，设下盟坛，诸侯先至王宫行觐礼，然后各趋会所。王子虎监临其事。晋侯先登，执牛耳，诸侯以次而登。元咺已引叔武谒过晋侯了。是日，叔武摄卫君之位，附于载书之末。子虎读誓词曰：“凡兹同盟，皆奖王室，毋相害也。有背盟者，明神殛之，殃及子孙，陨命绝祀！”诸侯齐声曰：“王命修睦，敢不敬承！”各个歃血为信。潜渊读史诗云：

晋国君臣建大猷，取威定伯服诸侯。

扬旌城濮观俘馘，连袂王宫觐冕旒。

更羨今朝盟践土，漫夸当日会葵邱。

桓公末路留遗恨，重耳能将此志酬。

盟事既毕，晋侯欲以叔武见襄王，立为卫君，以代成公。叔武涕泣辞曰：“昔宁母之会，郑子华以子奸父，齐桓公拒之。今君方继桓公之业，乃



令武以弟奸兄乎？君侯若嘉惠于武，赐之矜怜，乞复臣兄郑之位。臣兄郑事君侯，不敢不尽！”元咺亦叩头哀请，晋侯方才首肯。不知卫侯何时复国，再看下回分解。